

援
鶉
堂
筆
記

援鶴堂筆記卷第四十四

集部

文史

談藝

謝深甫以崑山丞爲浙漕考官一時士望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如深甫者實少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

宋史本傳

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澗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於其中右抱朴子鈞世篇中語余觀葛洪著書蓋亦浮華之士晉書與郭璞同傳而洪亦云竝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庫之壯乎是亦慕尙景純者

樹按葛氏

此論可謂肆妄無忌

虞道園跋張方先生傳後云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述則易書隱君子之爲德則難言也太史公書伯夷傳載許由之

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氏而能使後世擬

叔度爲顏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事乎

東樹按學古錄有張隱君

墓誌銘不知於此爲一人否此下云歐陽公銘其墓揭君爲之傳似非張直也又張方以一字爲稱未詳或直字之誤歐陽疑元功也揭是文安曼碩

題歐曾二公帖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友之考訂者謙至而周悉會公家書所以告語其嫂者忠愛而敦篤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學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東樹舊讀抱朴子亦嫌其浮虛華文嘗著論道之及見先

生此條私喜蒙見於前輩有合故又特取先生記文靖此二條彙編於此其旨溫醇淵雅可謂善言德行善言文學矣後學玩之多所資仰豈止采伐漁獵而已乎

錢思翁鎮洛創一驛館命僚屬各作一文謝希深與歐公皆五百字外惟師魯只用三百八十餘字語簡事備典重有法歐公媿服遂載酒就之通夕講論師魯曰大抵文字忌格弱字冗諸君文格雖高少不至者此耳歐公奮然持此說別作一記更減師魯二十字而尤完粹師魯謂人曰歐九真一日千里也

東樹按宋人說部記此等事似皆不可信

葉水心曰柳開穆修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今文鑑所存諸篇可見時以偶儷爲上而我以斷散拙鄙爲高自齊梁以來言古文者無不如此韓愈之備盡時體正不自名李翱皇

甫湜往往不能知而况孟郊張籍乎古人文字固已極天下之巧麗矣彼恠迂鈍樸徒得其腐敗粗率而已

樹按正則此論未深喻文

章精能之旨存大體而已

徐常待鼎臣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疎慢宋景文自謂見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曰公之文進矣劉堯述曰非謂文字簡勁爲儉急其詞氣自儉急耳韓退之爲文自然多少雄渾

鄭毅夫

獬

與滕達道

甫

俱有聲場屋廷試圖工象天賦滕賦

首曰大禮必簡圖工自然目謂人莫能及鄭但倒一字曰禮

大必簡工圖自然滕聞之大服果居其次云

樹按此宋人識見蓋沿輕巧之

習不如滕句自然渾樸重厚潘岳西征賦匪禍降之自天何義門編修移爲降禍遂覺意與句法增重

歐公在翰林時擬御試應天以寔不以文賦以推誠應天豈
尚文飾爲韻公賦末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聞直言之狂
斐惟冀愚忠之可采苟避誅夷而則豈其詞韻亦拙矣

樹按
隸釋

廣漢屬國侯李翊碑倒用於陵仲子
爲陵於皆趁韻之至陋者當以爲戒

歐公內制集序涼竹簟之署風曝茅簷之冬日倦餘支枕念
切平生顧瞻玉堂如在天上而思穎詩後序有云不類倦飛
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卻回俗駕此類文字公自訂
居士集皆入之而遊儵亭記李秀才東園記與諸他篇頗有
佳者皆弃而不錄殊不可解

樹按歐公此二序俗韻特甚遂
開流俗坡公無之學者不可不

嚴辨
也

子固於文多有襲用介甫者如禮閣新儀目錄序其所改易

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
意矣此介甫語也又與杜相公書輩多難而貧且賤一篇近
孫元規侍郎兩書鵝湖院佛殿記緊健亦類介甫

葉水心書文鑑後云刊落浩穰百存一二苟其義無所考雖
甚文不錄或於事有所該雖稍質不廢鉅家鴻筆以浮淺見
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又云周必大承詔爲序稱建隆淳
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熙
寧元祐之詞達按呂氏所次二千餘篇天聖明道以前在者
不能一二其工拙可驗矣文字之興萌芽於柳開穆修而歐
陽修最有力曾鞏王安石蘇洵父子繼之始大振故蘇氏謂
天聖景祐斯文終有媿於古此論世所共知不可改安得均

年析號各擅其美乎及王氏用事以周孔自比掩絕前作程氏兄弟發明道學從者十八九文字遂復淪壞則所謂熙寧元祐其詞達亦豈的論哉

大凡文字援據雖有詳略然必具見端末如冬官門隅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城涂五軌此文但摘引二句便語之不詳又古文雖不論對然之而本實與輞之牙相類成文便覺虛實之間不成文句且匠人梓人車人事不相蒙亦似漫及適畊南以集寄余客有稱此序者聊舉正之

李習之答朱載言書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矣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

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恠麗六經之詞也 創意造辭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辨理辨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高者同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同焉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醜酸苦辛不必均也習之論文可謂赤心片片說與人矣後之學者於此取衷焉可也又云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翺非親炙韓公其智豈能及此又其論韓公曰氣厚性通四字亦當

文章高下雖因作者工資力量而亦不能無限於時代如昌黎書文涵蓋千年然較之盛漢則不免一間雖孟尚書書可謂工極以視史遷楊惲二書則氣韻高古沉重去之遠矣惟與柳鄂州二書庶可與庶子王生與蓋寬饒書並耳

柳州石鍾乳記從李斯逐客書來前後氣韻短促渾雄高厚去之甚遠卽如中段設采奇麗處李則隨意揮斥不露圭角而葩豔陸離柳則似有意投用怪奇費氣力摸擬而筋骨呈露

漢體自是高似唐體唐體自是高似宋體昌黎無論卽如柳州永柳諸記削壁懸厓文境似覺偏側歐公情韻或過之而文體高古莫及

字句章法文之淺者也然神氣體勢皆階之而見古今文字
高下莫不由此

朱子云韓昌黎蘇明允作文敝一生之精力皆從古人聲響
處學此真知文之深者

宋人作序前多有冒頭序其原由情節惟昌黎不然闕頭湧
來是其雄才獨出處

昌黎於作序原由每能簡潔而文法硬札高古歐曾以下無
之惟楊寘序有其意然以多疾之體六七句綴之終不似

昌黎雄處每於一起一接一落忽來忽止不可端倪宋六家
及震川俱犯駢蹇之病歐公岷山亭風流感慨昔人推之至
矣而間不免於挨次迂弱

峴山亭而且名特著於荊州者者字不如蓋諸山之小者者
字文法其人謂誰二句可刪

震川希心於歐曾如見村樓記中段烟波生色處最佳然予
能無感乎音韻輕促不逮歐公

凡文字貴持重不可太近颯灑恐流於輕利快便之習

凡文字輕利快便多不入古纔說仙才便有此病李太白詩
蘇東坡文皆有此患莊周亦間有之

莊周之文如飛天仙人絕世聰明語不容第二人道得列子
較之便平

列子周穆王篇前路絕世之文列之逸於此篇可見

左邱明之文須看其摹畫點綴千古情事如睹而天然葩豔

照映古今

國策之文有數種如蘇張之辨則形容炫耀頽蠲說趙太后等則淡遠高妙蘇氏學國策亦祇得其一節

太史公至處班固不能到卽如蕭相國世家以帝嘗遊咸陽時何送我獨羸奉錢二也一句太史公自語未了忽入高帝口氣摹畫玲瓏而文法奇絕又如平準書敘文景後方入至今上卽位數歲忽說漢興云云皆絕奇且於文景亦不說其盛處至此方摹畫之如此乃可謂之涵蓄深遠

韓昌黎畫記學考工而或者謂似顧命則不然渾穆莊重豈能如顧命哉

五代史文字卑弱較之班固殆不及矣

五代史共推傳贊而伶官傳世人尤好之然原莊宗之所以得句似近世時文原題而中段極力形容處太矜張太史公定不如此

龍補之捕魚圖記學畫記雖錯綜變化一齊讀去較之昌黎體勢似緩然自工中間亦略設色

羅漢記遠不及捕魚圖過於摹擬亦近矜張且多不成文法處

弇州惜震川銘詞不古人多詈之然銘詞不古自是病如昌黎銘詞之佳何嘗平顯

文字大小長短不論如王文公萬言書不及一篇廖道士序董邵南序冠絕古今然較之史公自有崖壑

文字筆瘦多奇然自是小如太史公不須如此

王荆公堅瘦又昌黎一節之奇

王文可謂惜墨如金

歐文黃夢升張子野墓誌最工而黃誌九風神發越興會淋漓然皆從昌黎馬少監出而瑰奇綺麗歐未之及也

震川傳惟陶節婦最勝然歲月遙遙等句流於輕便太史公文法無此

震川惟傳記文爲佳而序文平順流衍十首一律夾江先生序議論極大然不免死說若韓公則如天馬行空不如此說

煞

文字自是貴藻麗奇怪屈宋以來再變而爲相如子雲皆如

此昌黎南海廟碑壯麗從相如來豈宋人所能及

文至後人翻前人語愈工如洞庭波兮木葉下月賦洞庭始波木葉微脫刻意形容光景愈出而文法蒼然已不如前史記起勢勇猛處震川時文內得之古文反不能何也制義體自宜於渾穆不宜入瑰怪

王文公萬言書不免低頭說話之病坡公萬言書力量大於王然無可學處

西漢文法莽蒼亦有過於硬插

文字須有人不言夸出不辭之意

文字須有周爨商鼎之色

戰國策可謂能文所少者蒼黯含蓄之致

歐公文字玩其轉調處如美人轉眼

歐公文每於將說未說處吞吐抑揚作態令人欲絕

楊子須得其章法簡古句字生新荀子當得其一段洋洋灑灑暢所欲言之致

凡作文須令邱壑萬狀若小文自須高古故昌黎云雍容乎大篇寂寥乎短章也

句字之奇宋以後大家多不講此亦是其病處

文字精神至太史方入神妙班史但可謂旺相耳

五蠹文佳但亦有嘮雜處

相如之諫獵真聖於文者下面方似有說話忽然止卻插入他說忽然而接變怪百出而神氣渾涵不露雖以昌黎師說

較之且多圭角矣

王文肅稱熙甫先生之文如清廟之瑟一唱而三嘆無意於

感人而懽愉慘惻之思溢於言外可謂大雅不羣者

東樹按以上自

文章高下論文四十七則皆言文之深趣奧旨可與韓柳李習之蘇明允朱子歸熙甫諸賢之語相印可所謂正法眼藏也以樹少時所聞內多海峰劉先生語然先生與劉先生同術相友善或議論素合今不可辨政如朱子四子集注取明道伊川語但題程子不復區別以其道之同即一家言也劉先生有論文偶記刊行於世要其緒言餘論尚多不盡刻編

歐公有美堂記望溪極詆此文又云公嘗與人書言此記爲

隨俗應酬而作按公與梅聖俞簡云梅公儀來要杭州一亭

記述遊覽景物非要務閒辭長說已是難工兼以目所不見

勉強而成幸未寄去幸爲看過有甚俗惡幸不形迹也此自

別一亭記非此記也其亭記居士集外集并不見蓋已芟之

公文雖宋體然勢隨意變冲融翔逸誦之鏘然

誌止是立石爲辭以誌之銘卽誌耳故或稱誌銘或稱銘誌
劉顯卒友人劉之遴啟皇太子爲之銘誌今梁書載其詞觀
前人石刻墓誌有有序二字以目其散文文選謝眺和伏武
昌詩善注引徐冕伏曼容墓誌序云云是也若後無韻語則
卽散文亦可謂之誌唐宋諸公集皆有之若有韻語前當謂
之序歐公論尹師魯墓誌銘云誌言云云銘言云云是以誌
銘分爲二以序獨爲誌蓋是誤也北史敘傳言李行之口授
墓誌以紀其誌云云下又云乃爲銘曰云云所謂其誌者兼
目下序及銘辭非以誌銘爲二如歐公意也

穆堂云按直敘其人行事以爲誌而以四言韻語括之以爲

銘此誌銘正體也韓昌黎於單寒冗散朋舊親暱小誌銘間仿史記傳贊孤行仄出爲險句奇體以寄哀憤而已其王公大篇如曹成王徐偃王劉統軍許國公江西觀察王公袁氏烏氏諸廟碑銘無不用四言韻語鋪陳終始者唐人神道墓誌多用一人爲序又別一人爲銘安所得誌外義意而銘之範按北史樊遜傳魏收作庫狄干碑序令孝謙爲之銘張堯夫卒尹師魯誌其墓歐陽公爲之銘亦其例也余向謂誌銘無別然北史敘傳有口授爲誌後爲銘云云則亦分爲二記

詳

歐公謝希深誌銘云太史公世稱其文善以多爲少今予不能乃不暇具書公之事而特著其大者略書之又云使公而

壽且用極其材則凡今所書又有不暇書而又著其尤大者

爾

以上
論文

詩品云古詩體源出於國風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
幾乎一字千金

翩翩堂前燕乃是客居處嫌疑之際情詞溫麗而描摹情景
逼真

曹氏父子武帝蒼健而朴子桓藻豔子建渾邁得文質之中
公幹之詩氣較緊而狹仲宣局面濶大

仲宣之詩過於公幹以贈從軍及贈五官中郎將及公讌詩
比之可見

阮詩高邁宋詩氣勢已不及晉

新城王尚書池北偶談云玉臺新詠所載劉令嫺詩如光宅

寺云長廊疑目送廣殿悅逢迎何當曲房內幽隱無人聲此首

見玉又有期不至云黃昏信使斷銜怨心悽悽迴燈向下榻

轉面閣中啼此首見藝文類聚正如高仲武所云形質既離詞意亦

蕩者耶樹按此等詩疑未必婦人自作當由輕薄文士託名

蟲觀止爲交媾與此同失文教風化之地可不慎邪

杜詩陶詩可相對而李不及

韋自在處過於柳然亦病弱柳則體健以能文故也

老杜自稱其長謂沈鬱頓挫所謂頓挫者欲出而不遽出字

字句句持重不流

韓退之學杜音韻全不諧和徒見其佶偈如杜公但於平中

略作拘體非以音節聳牙不和爲能也

嘗謂子美之詩如諸天其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世之學者概未詣徹失於多歧矜云得髓往往執迷爲悟鄙夷一切不知皆眼識之空華意根之塵妄也且杜千四篇中精粗雜揉夔州諸什山谷偏嗜就其自撰亦以能得法外意故佳而逐影者亦云絕詣在是送瓜畦水之篇苦苣冷淘之感伯夷辛秀殿最崎嶇雞柵水筒客居煩辱室家之譁諉婦女之經營胥云性情在是爛漫天眞遂令羣瞽拍肩瑣言調語一唱百和故輕薄之徒爰以爲口實矣豈非前修階之厲哉又余向語人云少陵詩毋論丁拙其居游酬贈以及歡娛愁寂凡平生性情處處流露千載下如與公晤對此當合全集

而讀之知人論世之事也若核其詩而規其至必取其精神
氣格音響興會義意并著者乃爲賞音世人一概誦習云吾
知公性情夫作詩者孰謂無性情耶

大雅不作詩道淪蕪歸愚以帖括之餘研究風雅自漢魏以
及勝國篇章悉所甄錄述其生平門逕依傍漁洋而於有明
諸公及 本朝竹垞之流緒言餘論皆上下采獲然徒資探
討殊渺契悟結習未忘妄切大乘味密味之中邊眩寶器之
飯色未得爲得未證爲證禪家所謂用盡氣力不離故處淮
南所云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也茲選亦仍雲間秀水之
遺意而去取未當負滄溟之瑰奇笑鼠璞之未辨徒標矜慎

漫詡賞音者矣

明詩別裁

讀何仲默五言詩多摹漢魏格調時復近之十八章亦刻意
十九首但無自然英旨則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恐未然
耳

十九首渾然天成興象神味旨趣豈可以摹仿得之然觀何
李諸公詩轉復讀之其妙愈出正如學書者只見石刻後觀
真跡益見神骨之不易幾也

空同五言多效大謝倣其形似遺彼神明天韻既非則句格
皆失妍矣其游百門山水詩云想見山中人薜蘿若在眼此
韻其語便有靈滯之殊且彼詩厲澗涉陁采芳掇秀清興滿
眼遐思逸抱故想見二句乃見情深綺皓鋼疾烟霞空同襲
之情韻都非遂同木偶

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筋歸期盡到秋
紅錦寄魚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
伯勞知我今春別香蠟窺人一夜愁
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
右宋王明之詩載許彥周詩話今選明詩者作瞿佑詩

列藩遏戎亂駐鉞寔此州如何殺大將
王師自相讐我來亂始定城郭氣尙愁
又聞有鄰兵倉卒豈敢畱促還出西門
天寒絕行轡古戍暗雨雪旌旗暮悠悠
野屋閉不守澤田棄誰收居人且奔逃
游子安得休逶迤蒼山去泱泱亶雲浮
人虎爭夜行風榛嘯巖幽我徒戒相親
一失未易求飢食谷口粟寒燒澗中標
神迷路多迂再宿達海甌雖嘗登頓勞
幸免迫辱憂聖尼畏於匡嗟我敢有尤
但慚去越早不遂名山遊右

高季迪聞長槍兵至出越山夜投龕山詩也季迪此詩頗學杜但無其頓挫沈鬱爾他篇摹杜卻有佳者其哭王隅一首乃似孟東野其聽教坊弟子陳氏歌與方隱君山圖二首則長慶集也

金王庭筠黃華亭詩帝遣名山護此邦千山瑟瑟嵌西窗山僧乞與山前地招客先開四十雙陶宗儀輟耕錄云雲南雜志云夷有田皆種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牽中壓而後驅之犁以二乏爲已二已爲角四角爲雙約有中原四畝地觀此乃知詩意範按夷俗當如志所云但子端卻本唐書南蠻列傳田五畝曰雙上官授田四十雙上戶三十雙也子端詩五首第四首云挂_等峴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

上三千丈人道高歡避暑宮此詩邊廷寶謝茂秦極稱之

按樹

王庭筠字子端熊岳人
有翰林文集四十卷

蘇詩第二十六卷故李誠之待制六丈挽詞按宋史列傳李師中字誠之公如松與驥少小稱奇偉蓋指其年十五上封事及與呂申公辨父緯涇原責降之事也俯仰自廊廟笑談無羌夷蓋指知鳳翔日議西夏兵事與爲河東轉運禦西人寇及前攝帥桂州等事願斬橫行將當指難蕭注請討交阯及後劾注邀功生事將帥敗覆之罪又與王韶議築城屯兵不合事請烹乾沒兒當謂安石之黨也事雖不具本傳然觀薦司馬溫公及東坡又預知安石之亂天下而師中貶削之由皆緣安石惠卿則議新法不便當有其事史不及載耳

詩有應注而邵氏略之姑識於左

明王子宣宮詞云南風吹斷采蓮歌夜雨新添太液波水殿
雲房三十六不知何處月明多此詩人共賞之獨嚴蓀友謂
不若薩天錫之入妙舉薩詞云清夜宮車出上央紫衣小隊
兩三行石闌千外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余謂此詩意雖
佳然與象風調去王作遠矣

花卉九首凡卉與時謝妍華麗茲晨欹紅醉濃露窈窕畱餘
春孤賞白日暮暄風動搖頻夜窗靄芳氣幽臥如相親願致
漆洎贈悠悠南國人

柳子厚戲題
階前芍藥

長春如稚女飄飄倚輕颺

卯酒暈玉頰紅綃卷生衣低顏香自斂舍睇意頗微寧當姊
黃菊未肯似戎葵誰言此弱質閱世觀盛衰頽然疑薄怒沃

盃未可揮瘴雨吹蠻風凋零豈容_得老人不解飲短句

東坡和陶胡西
曹示顧賊曹詩

南行渡關山沙水清練練行人已愁絕日

暮集微霰殷勤小梅花髣髴吳姬面暗香隨我去回首驚千

片至今開畫圖老眼淒欲泣幽懷不可寫歸夢君家倩_{梅弱}

質困夜永奇姿蘇晚涼低昂黃金盆照曜初日光檀心自成

暈翠葉森有芒古來寫生人妙絕誰似昌晨粧與午醉真態

含陰陽君看此花枝中有風露香_黃清飈已拂林積水漸收

潦溪邊野芙蓉花木相媚好坐看蓮池盡獨伴霜菊槁幽姿

強一笑算景迫摧倒淒涼似貧女嫁晚驚衰早誰寫少年容

樵人劍南老_{芙蓉}蕭蕭南山松黃葉隕勁風誰念兒女花散火

冰雪中能傳歲寒姿古來惟_耶翁趙叟得其妙一洗膠粉空

掌中調丹砂染此鶴頂紅何須夸落墨獨賞江南工

山茶以
上東坡

王伯敷所藏趙
昌畫四首

重湖滙城曲佳菊被水涯高寒偏素秋無人

自芳菲鮮飈散幽馥晴露墮餘姿蹊荒綠苔合采采歎後時

古餅貯清泚芳樽煎塵霏遠懷淵明賢獨往誰與期裴徊東

籬月歲晏有餘悲

薰懷英西
湖晚菊

林飈振危柯野露委荒蔓孤芳

爲誰妍一笑聊自獻明粧炫朝麗醉態羞晚困脈脈懷春情

悄悄驚秋怨豈無桃李媒不嫁惜嬋媛悠哉清霜莫其抱蘭

菊恨

西湖
芙蓉

沙麓百戰場烏鹵不敏樹況復幽園中萬古結愁

霧寸根不擇地於此生意具娉娉綠雲抄金風掣未去晚雨

沾濡之向我泣如訴忘憂定漫說相對清泪雨

王庭筠獄
中賦萱

以

上凡九首元裕之嘗請趙閒閒秉文共作一軸寫自題其後

云柳州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得古詩之正其清新婉麗六朝辭人少有及者東坡愛而學之極形似之工其怨則不能自捨也黨承旨出於二家辭不足而意有餘王公翰無意追配古人而偶與之合遂爲集中第一大都柳出於雅坡以下皆有騷人之遺所謂生不並世俱名家者也遺山北學之雄五七古並多傑作於天水南渡諸家可以追儷放翁尤范諸公殆所不論而其論詩如此雖云揚摧騷雅要不離平膚似且朽藟之作亦平平耳而言六朝少及東坡諸作本非其至且詠趙昌之畫殊無怨意而曲而深之亦豈更論耶

梅花詩對戶一株梅新花落故栽燕拾還蓮井風吹上鏡臺
倡家愁思妾樓上獨裴徊啼看竹葉錦簪罷未能栽

梅花落
徐陵

春近寒雖轉梅舒雪尚飄從風還共落照日不俱消葉開隨

足影花多助重條今來漸異昨向晚判勝朝

陰鏗

縹色動風香

羅生枝已長妖姬墜馬髻未插江南璫轉袖花紛落春衣共

有芳羞作秋胡婦城南共采桑胡地少春來三年驚落梅偏

疑粉蝶散乍似雪花開可憐香氣歇可惜風相催金鏡且莫

顧玉笛暫徘徊

江總

楊用修嘗云梅花詩被宋人做壞而舉劉

方平及陳世三人詩以洗煤花之辱余謂方平果屬高格孝

穆一首使人髣髴南朝餘韻餘俱當時常語耳梅花神韻正

須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竹外一枝斜更好等

句相賞於風塵之外用修乃以綺語爲勝邪

園鑑詩話往見益都趙秋谷論詩極推吳江吳修齡云吳有

圖鐘詩話嘗三過蘇州訪其書而不得以爲憾蓋吳爲常熟
馮定遠之友趙故私淑馮氏又吳嘗毀王漁洋趙與漁洋爲
宿憾故欲索其書以張門戶耳今余館邗上偶借觀之蓋淺
陋謬誕已甚承牧齋馮班之餘竅而噓之崑以攻詰李何王
李爲能事如瘦犬之狂噬如橐駝之噴穢而自謂知唐詩取
晚唐人庸下之作傅會箋釋以爲六義之極則令人忸怩而
奮袂擊節言之不忤其言詩必有寓意八句開承轉合破題
照應與馮作不殊宜秋谷於此有牙曠之賞也其詆獻吉黃
河水繞漢宮牆以爲不如魏澤之侯城里詩凡秋望秋懷之
作無不酷加羅織至云白月橫空冷戰場釋典謂朔爲黑月
望爲白月言時非言月不當以白月爲明月月體如盃何可

言橫月光徧地橫又不可慶陽亦是先王地城對東山不窟墳云若在趙元昊時可以先王致慨宏正時何故說此又改城爲門云非作地志不定方向何故宮門對東山不窟墳又云中夜悲歌泣孝宗悲泣相犯詆于鱗河堤使者大司空等作爲啖棗栗窰塞欲死之語昌穀徘徊桂樹涼颺發仰視明河秋夜長云別時匆匆那有此孤獨寂寥景象其不通可笑如此極詆臥子明詩選爲陳朽穢惡之物爲四平腔戲曲云臥子氣岸其學詩也才知平側卽齊肩於李杜高峯不須進第二步又自詡對臥子門人張青瑤曰君須進大黃一斤瀉去腹中陳臥子始有語話分此與市井無賴小人倚酬營而醫士夫何異耶又云宏嘉諸公詩只到吳喬乞食草而止

乞食草者其爲幕客投贈之作庸俗惡劣云二李所作僅能
辦此乎又云太白襄陽歌無意苟作摩詰明月松間照清泉
石上流學之成兒童語一絃清一心不成語白云知比興如
云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以雨聲比葉聲也微陽下喬木
遠燒入秋山以遠燒比微陽也此謂象外句又以黃河遠上
白雲間爲誤改爲黃沙直上白雲間深取古今詩話以摩詰
太白乙近天都爲刺時宰云看唐詩當須作此想方有人處極
推韓偓落花詩以爲指朱溫將篡而作句句箋釋以爲子美
見偓詩亦當心服偓詩纖白離情高處切膩紅愁態靜中深
眼尋片片隨流水恨滿枝枝被雨淋得
苔遮猶慰意若教泥污更傷心臨
階一殘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張承吉只回休更怨楊妃
胥唐人能事不可及處於宋詩無不痛詬以韓子蒼泝水日

馳三百里爲苑句而范文正過淮

一棹危於葉旁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及贈林和靖

樂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吾厚文章到老醇

爲真杜詩嘗自喻吳

喬爲秋根

吳語謂無知識而自謂智也

此亦本心不昧語也詩話多鈔賀

裳馮班餘唾而推馮詩爲六百年所無云不著議論而含蓄

無窮舉其至者云禾黍離離天闕高空城寂寞見迴潮當年

最憶姚師道曾對江山咏六朝

評云北平金陵事盡在其中

隔岸吹唇日

沸天羽書惟道欲投鞭八公山色還蒼翠虛對圍棋憶謝平

評云阮馬四鎮事盡在其中

王氣消沈三百年難將人事盡憑天石頭形

勝依然在 不遇英雄自枉然此皆不著議論而含蓄無窮者

此羣兒自相賞東家王媪謂西隣李姬妹李姬又謂王媪後

不顧旁人笑破口也又自序云辛酉冬初客都門與東海讀

英俊圍爐取煖啖爆栗子飲苦茶笑言飈舉及於吟咏積成
六卷末云丙寅冬日則非辛酉成此也此公生於萬歷辛亥
至是年幾八十倚其齒高舌端鑱刻與彼鄉後進議論自無
所忌憚耳

詩話又云詩文用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文喻之炊而爲
飯詩喻之釀而爲酒文之措辭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
噉之則飽也詩之措辭不必副乎意猶酒之盡變米形飲之
則醉也此語趙秋谷嘗稱之

錢牧齋復遵王書云孟陽論詩自初盛唐及錢劉元白諸家
無不析骨刻髓尙未能及六朝以上晚始放而之劍川遺山
余之津涉實與之相上下久之思泝流而上窮風雅聲律之

由致而世事身事迫脅凌奪晚晚侵尋有志未逮此自考之公案也

趙伸符以漁洋不識格詩而誤云律詩夫格詩僅見於白氏長慶集趙云合齊梁者爲格詩夫白之格詩一皆里老寵婢之詞不近齊梁不必言但以聲病而論則永明詩體蓋求之於浮聲切響飛沉雙疊原未嘗核之於粘綴之間亦未嘗以一三五等字與取韻平側異者爲聲病也今取白格詩一一勘之不犯八病乎卽論粘綴小閑閒坐一首前六句亦同後六句第二字上下粘矣且如趙說以後六句爲齊梁前六句爲古詩是名半格若全格者當通首粘綴乎且趙僅舉此一首白詩格詩半格詩最多何嘗拘粘綴也况齊梁以四聲殊

音韻別輕重沈宋之研順聲勢但取平側調協其間如旁紐
正紐蜂腰鶴膝之類恐亦不能盡避也旁紐雙聲也一詩中
亦時時見之若疊韻則杜公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鷲亦故
爲之又何嘗不平側調協乎大約後人之云齊梁體取其詞
氣之近似非能悉合其聲病之說也白集二十一卷既列格
詩歌行襍體矣而九日代羅樊二姬招舒著作自注齊梁格
則不以格詩爲齊梁可知其詩云羅敷歛雙袂樊釵獻一杯
不見舒員外秋菊爲誰開以此爲齊梁白傅之強作解事以
格詩爲齊梁則又論者之強作解事子建函京仲宣灞岸子
荆零雨正長朔風此休文所云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者也永
明氣體雖殊想亦以音韻輕重合彼宮商之說者趙何不於

此一推究之又沈答陸韓卿之書亦永明體之根原非粘綴及平側二音之說也元長元暉休文三公詩具在如與趙說合何不以此證之故知其妄又稱永明體者以其拘於聲病也稱齊梁體者以綺豔及詠物之纖麗也趙合而一之亦非也白集分類有諷諭閒適感傷律詩格詩歌行襍體半格詩諸名而諷諭閒適感傷自注古調詩感傷復注古體詩者古調古體不知若爲分別其格詩半格詩說者亦不一余意格詩言其體語之近俳者其半格詩旁注律詩附者疑本云半格詩律詩言此一卷中有格詩有律詩而後人刊集改從旁注耳又憶毛大可集云格詩卽五言古詩此語可信觀其因繼集序云收其新作格律五十首寄元微之似亦以格爲

古而與律並其歌行襍體復自爲名七言古統於襍體編次
在前者有諷諭閒適感傷之目而續集統曰格詩不復別出
矣

趙秋谷詩本未詣徹而夸詡特甚詆其鄉先輩尤劇余謂彼
於阮亭境地尙隔阡陌議論如此蓋婆羅門自我慢人之習
所著譚龍錄卑之無甚高論七古音響之說亦形似耳阮亭
屬勿語人或懼示學者以陋而趙譏其矜祕未可信又改邊
華泉詩庭際何所有離離花葯苗自聞秋雨滴不復種芭蕉
自云呼芭蕉作樹乃鄉俗之言尤爲不典乃改之此點金成
鐵也涅槃經是身不堅猶如蘆葦伊蘭水流芭蕉之樹又云
如芭蕉樹因雷增長按涅槃乃謝靈運及沙門慧遠標潤之

文是晉宋人語豈出自山東鄉俗耶

臥子明詩選論升菴云用修繁蔚之中時見新警竹垞明詩
綜論升菴云虞伯生告袁伯長以爲文章之妙惟浙中庖者
知之若川人之爲庖也麤塊而大嚮濃醢而厚醬非不果然
鑿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
取柔甘調其清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冷然水也而
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甲之珍不易故性爲文之妙亦
猶是耳讀用修詩無異川人之庖矣爲之調擇澄潔去其濃
醢厚醬益竊比於浙中之庖之義云余謂升菴詩惟王阮亭
所舉數首得其佳勝胡元瑞標拈一二亦屬賞會牧齋甄錄
多具美文臥子錫鬯似非知音耳

升菴送余學官歸羅江詩豆子山打瓦鼓陽坪關撒白雨白
雨下娶龍女織得絹三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元武我誦
綿州歌思鄉心獨苦送君歸羅江浦余按此綿州巴歌係僧
演爲其徒宗泰歌者古詩紀誤以爲晉時歌也演爲南嶽下
十四世見五燈會元

太白山人孫太初宿歸雲菴云沙晴竹碧鷗出飛野花候予
開石扉暮雲卷雨日初落木葉滿山風乍稀酒盃入夜意自
好篝燈向人寒相依窮幽覽勝乃吾事坐愛名山忘獨歸余
謂前四語殊有意致惜後四語弱而不振

宋末吳惟信字仲孚嘗有詩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閒將心事
卜金錢梨花瘦盡東風懶商略平生到杜鵑此吳中老儒麋

先生屈膝拜之以爲不可及者也吳又有詩云雨聲雲氣暮
蕭蕭羅扇恩疏錦樹凋心事暗隨歸夢去壁燈畱與可憐宵
柳惲雜詩草綠晨芳歸唐人春從草際歸歸字本此

謝在杭嘗稱曹能始送西安太守某詩長安西望路漫漫秦
華峰陰月色寒長樂宮中秦輦絕未央前殿漢鐘殘月明渭
水浮三輔花滿驪山繡七盤京兆風流誰不羨時從閨閣畫
眉看以爲大歷以來罕見斯語予謂此詩尙非石倉極境在

杭學七子者故醉心於此耳

周亮工
閩小記

援鵝堂筆記卷第四十五

雜識一

南豐年譜 朱子所爲文定之譜不可見今考其略於此
眞宗天禧三年己未

先生生於是年按荆公爲子固之祖諫議墓志云公歿八
年而博士子鞏生

四年庚申

五年辛酉

王荆公蓋生於是年李璧註公詩亦云生天禧辛酉余檢
公祭吳充文及吳充傳攷之不謬宋史本傳紀公年誤也
乾興元年壬戌

曾牟生

樹按荆公博士墓誌子男六人煜鞏牟宰布肇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

二年甲子

博士於是年得進士第

三年乙丑

四年丙寅

博士爲越州節度推官當在前後二三年間公母夫人吳氏亦或歿於是時王荆公爲會公夫人吳氏墓誌云夫人年二十四來歸三十有五以病終子男三鞏牟宰女一博士時爲越州節度推官所云女一者疑卽公所爲關景暉妻會氏墓表所云鞏之長妹也表云嘉祐二年卒年三十

二推之生於丙寅矣公自云有妹九人

樹按本傳四弟則子宣子開朱母出

五年丁卯

六年戊辰

七年己巳

八年庚午

是年先生年十二墓誌云能文語已驚人行狀云試六論
援筆而成

九年辛未

明道元年壬申

二年癸酉

景祐元年甲戌

先生年十六學舍記云十六七時闕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欲與之竝

二年乙亥

三年丙子

上齊工部書疑在丙子丁丑之間

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墓誌云始冠遊太學歐陽公一見其文而奇之按是年三月歐公方自夷陵移光化軍乾德縣次年權武成軍節度判宿廳公事并不居京師至康定元年六月始召還復充館閣校勘

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李丕志云康定初先人寓南康與李君居並舍

慶歷元年辛巳

王君俞哀辭云慶歷元年予入太學居數月歸按見歐公當在此年然歐公於是年始改集賢校理未爲學士

二年壬午

劉伯聲墓志慶歷初余家撫州州掾張文叔與其內弟劉伯聲從子與伯聲皆罕與人接得專意以學問磨礱爲事居三年乃歸

三年癸未

是年九月爲分甯雲峯院記 禿禿記 上齊學士書當
在三四二年之間

四年甲申

是年歐公爲龍圖閣直學士而公有上歐陽學士書似初
受知於門下者又後上歐陽舍人書云閒居江南爲文無
媿於四年時疑指此四年也又按臨川集曾公夫人萬年
太君黃氏墓誌銘云慶歷四年卒於撫州年九十二而此
書云祖母年九十餘 是年五月上蔡學士書

五年乙酉

上歐蔡書疑在是年歐公以蔣之奇論事降滁州送劉希
序

六年丙戌

送趙宏 送王希 僊都觀三門記 吳太初哀辭云弟

景初視余於臨川 上歐陽舍人書言舍人先生當時之

急有三

按歐是年未爲舍人

又按歐公爲曾致堯神道碑云慶歷

六年夏其孫鞏稱其父命云云則求碑文於是年

七年丁亥

與介甫弟一書疑在是年從泗上出及舟船侍從以西蓋

侍博士介甫志所云罷官十二年復至京師也是年博士

卒於南京後公謝杜公書昔鞏之得禍罰於河濱 醒心

亭記 上杜相公書 三月十五日詩 繁昌興造記

上歐陽謝志銘 是年葬博士

八年戊子

墨池記 菜園院佛殿記 金山寺水陸堂記

皇祐元年己丑

宜黃縣學記 思軒詩序 送周屯田序 王聞修續編云
臨川集有都官郎中周君墓志疑卽此人余按志中不著
名然云以進士起至尙書屯田郎中求監池之丞豐監遂
致仕已而今天子大享明堂恩除都官於家以卒則續編
之言可信又志云卒於皇祐四年春秋七十七而此序蓋
博士旣歿之後疑在此前後一二年也

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五年癸巳

兄煜卒於江州

至和元年甲午

學舍記 是年晁夫人來歸年十八公年三十六先大夫
集序

二年乙未

顏魯公堂記 杜相公書在此後一二年間書云九歲於
此初不敢爲書以進

嘉祐元年丙申

與王介甫第二書疑介甫提點江東刑獄之日

二年丁酉

是年章衡榜進士 擬峴臺記 是年夏公南歸見關景暉妻墓表 孫司封書當在二年以前介甫爲孫抗誌云卒於嘉祐三年而儂智高以皇祐五年卒又稱祖袁州按祖以至和元年知袁州見李觀學記

三年丙戌

思政堂記 新建縣廳壁記

四年己亥

爲太平司法參軍當在是年墓誌云嘉祐二年進士爲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嘗爲英宗實錄檢討官不踰月出判越

州

五年庚子

其召編校書籍爲館閣校勘當在是年之冬 與王深甫
書亦在是年書云去年第二妹嫁王補之者不幸疾不起
而補之妻以四年卒又云在官折節於奔走云云則爲司
法也

六年辛丑

是年至京公祭晁夫人文云始來京師辛丑之歲 十
月壬申女慶老卒

七年壬寅

清心亭記 是年二月晁夫人卒按公繼娶李氏禹卿之

女不知何時有送李材叔序材叔名獻卿又爲李迂志其
孫漢卿

八年癸卯

陳書目錄序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王子直序當在二年前

二年乙巳

王深甫序當在二年後 與王介甫書

三年丙午

九月甲寅女興老卒 筠州學記 蘇明允哀辭 相國

寺維摩院聽琴序

四年丁未

贈黎安二生當在此年後

文云東坡自蜀以書至京師則蘇公以三年歸蜀熙甯二年還

神宗熙甯元年戊申

瀛州興造記 尹公亭記 張文叔文集序 廣德鼓角

樓記

二年己酉

爲英宗實錄檢討官不踰月通判越州按會子開行狀云
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移積十餘年墓誌云自求
補外凡十二年 廣德湖記 送傅向老序云得之於山

陰則是倅越州之日 越州鑑湖序

二年冬

三年庚戌

錢純老詩序十一月

四年辛亥

五年壬子

齊州北門水記

六年癸丑

齊州二堂記二月

齊州雜詩序二月

是年自齊移襄州

七年甲寅

八年乙卯

襄州長渠記八月
丁丑

九年丙辰

王容季文集序 是年自襄州移洪州 强幾聖集序當
在九年以後韓魏公以八年卒幾聖九年卒序或在元豐
元二年後

十年丁巳

是年二月葬晁夫人於建昌軍南豐縣龍池鄉之源頭

子翊墓誌云熙甯十年春子蒙恩予告葬其弟子翊於南

豐

徐孺子祠堂記

記云子爲太守之明年

是年移福州

元豐元年戊午

王平甫集序 是年公六十在福州其上執政書云去歲
之春有此邦之命又云去秋到職而福州禱雨在元豐元
年五月則公以十年至福州也 十月展墓文云去歲在

江西蒙恩省視松楸今自福州被召還朝又得便道展拜
墓下

二年己未

越州救菑記

知明州按是年召未至知明州正月二

十五日至明州見到任表 徙亳州按公徙亳州狀云五
月三十日奉勅知亳州又云在外十有一年己更六任

三年庚申

洪州東門記 過滄州上闕疏 移滄州狀云臣遠違班

列十有二年按是年徙知亳州不行畱勾當三院

四年辛酉

爲史館修撰

五年壬戌

四月試中書舍人 九月丁母憂

六年癸亥

四月丙辰卒於江甯府

王荆公生於天禧五年辛酉公祭吳侍中冲卿文公命在酉
長我一時然則荆公之生以冬 荆公少居金陵見李通叔
哀辭 荆公父益之以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卒而荆公
以慶歷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及第見謝及第啟公父母俱葬
江甯見子固志與平甫志 荆公從事淮南在慶歷二年見
李通叔哀辭又見送孫正之序四年還自揚州見外祖母黃
墓表七年移鄞令見胡君誌八年在鄞見鄞女志知常州在

嘉祐二三年見常州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志其通判舒州疑在皇祐後 荆公母吳氏嘉祐八年八月辛巳卒於京師見仁壽縣太君志

陳后山史云卒於紹聖初非也按后山當卒於建中靖國元年蓋師道以豫郊祀行禮寒甚遇疾而卒友人鄒浩買棺斂之據徽宗紀以建中元年十一月庚辰祀天地於園北而鄒浩初羈官新州徽宗立召還爲右司諫至崇甯二年責衡州別駕竄明州矣崇甯元年無郊祀事 按晁子止讀書志云師道元祐中侍從合薦於朝廷爲太學博士紹聖初以進非科舉而罷建中靖國初入秘書爲正字以卒史又云以預祀天寒恥衣僚壻趙挺之衣中寒而卒年四十九按徽宗紀建

中靖國元年十一月庚辰祀天地於圜北又崇甯三年十一月丙申祀昊天上帝於圜北趙挺之以崇甯元年五月庚辰爲尙書右丞二年四月戊寅爲中書侍郎三年九月乙亥爲門下侍郎以大觀元年三月卒自崇甯四年至大觀元年無郊祀禮據無已自云年十六見南豐先生於江漢之間似在熙甯元年戊申推之當生於皇祐五年癸巳卒年四十九則正在靖國元年也南豐卒時后山年三十一又山谷集有送王觀復謁無已長句又荆江亭集事詩云正字不知饑飽未俱在靖國元年黃耆爲山谷年譜云無已以元符三年爲正字亦與晁氏不同

諸賢生卒

樹按近錢宮應曉徵著疑年錄嘉慶壬申海鹽吳氏刊行其於諸前賢生卒旣已詳矣而先生所記

在宮詹書未有之前六十年雖零星雜廁不全竄而錄之用想見前輩雅素古樸後先相同有如此

昌黎生於戊申代宗大歷三年卒於甲辰穆宗長慶四年

柳州生於癸丑代宗大歷八年卒於己亥憲宗元和十四年
楊大年生於甲子乾德二年卒於庚申天禧四年年五十七
歐陽文忠生於丁未真宗景德四年卒於壬子神宗熙甯五
年

劉原父生於己未真宗天禧三年卒於庚戌熙甯三年年五
十二

周子生於真宗天禧元年丁巳卒於癸丑熙甯六年

老泉生於己酉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卒於丙午英宗治平三
年

明道生於壬申明道元年卒於哲宗之初蓋元豐八年乙丑年五十四

伊川生於癸酉明道二年卒於丁亥大觀元年年七十五
臨川生於辛酉天禧五年卒於丙寅哲宗元祐元年年六十
六本傳云六十八誤也

東坡生於丙子仁宗景祐三年卒於辛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穎濱生於己卯仁宗寶元二年卒於壬辰徽宗政和二年
放翁生於乙巳徽宗宣和七年卒於庚午甯宗嘉定三年年
八十六

朱子生於庚戌高宗建炎四年卒於庚申甯宗慶元六年

止齋生於丁巳高宗紹興七年卒於癸亥甯宗嘉泰三年

呂伯恭生於丁巳紹興七年卒於辛丑孝宗淳熙八年

趙子常生元延祐六年己未卒於洪武二年己酉見倪尚誼
春秋集傳後序

宋景濂生於庚戌元武宗至大三年卒於辛酉明洪武十四
年

李獻吉生於壬辰成化八年

鄭繼之列朝詩以爲年三十九少谷以嘉靖初薦起南刑部
稽勲郎以赴召便道遊武夷抱病抵家而卒或亦卒於壬午
癸未之間乎意其生年當與大復相後先

考林銍碑生成化乙巳十一月二十

日卒嘉靖二年癸未
十二月二十八日

何仲默生於甲辰成化二十年卒於辛巳正德十六年何生年以
喬世甯傳及江道昆墓碑考之止三十八耳謂年三十九者誤也大復年十九登壬戌進士伯玉謂辛巳年卒則生於甲辰也

王陽明生於壬辰成化八年卒於子嘉靖七年

徐昌國生於己亥成化十五年卒於辛未正德六年按弇州像贊序中不詳明史稿亦略序云與王伯安講學屬伯安爲吏部時考文成以劉瑾旣誅由陵知縣入覲選南京刑部主事及覲事成畱爲吏部驗封司主事充會試同考官遂超擢文選司員外是當正德五年庚午六年辛未之事文成講學正於其時又李獻吉亦以瑾誅起赴江西督學其七律詩亦有辛未四月十七簡書至紀事又爲廸功集序有廸功亡

於京師予時在梁之語又有哭徐博士詩江漢哭斯人語意
廸功以辛未卒於京師乎其年三十三則顧華玉國寶新編
錢氏列朝詩選朱氏詩綜胡元瑞詩藪汪茗文傳並同則逆
推之當生於成化之己亥矣頃檢陽明所爲墓志云卒於正
德辛未三月丙寅年三十三與陽明講學在庚午冬

薛君采生於己酉宏治二年卒於辛丑嘉靖二十年

唐荆川生於丁卯正德二年卒於庚申嘉靖三十九年

荆川父有懷公歿於嘉靖三十四年乙卯七日見王道思行
狀

王道思生於正德四年己巳卒於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高子業生於辛酉宏治十四年卒於丁酉嘉靖十六年

歸震川生於丙寅正德元年卒於辛未隆慶五年

王元美生於丙戌嘉靖五年卒於庚寅萬歷十八年

艾東鄉生於癸未萬歷十一年卒於乙酉順治二年

陳臥子生於萬歷三十六年戊申卒於順治四年丁亥

金正希生於戊戌萬歷二十六年卒於乙酉順治二年

顧甯人生於壬子萬歷四十年

黃陶菴生於丙午萬歷三十四年卒於乙酉七月初四順治

二年與弟淵耀及侯廣成同同日死

朱竹垞生於己巳崇禎二年卒於己丑康熙四十八年

王漁洋生於甲戌崇禎七年卒於辛卯康熙五十年

汪茗文生於甲子天啟四年卒於庚午康熙二十九年

施愚山生於戊午萬歷四十六年卒於癸亥康熙二十二年
黃太冲生於庚戌萬歷三十八年卒於癸未康熙四十二年
侯朝宗生於丁巳萬歷四十五年卒於癸巳順治十年

吳梅村生於己酉萬歷三十七年卒於辛亥康熙十年見居
易錄

龔孝升與梅村同歲生甲戌進士

東樹按龔明萬歷四十二年乙卯生康熙十三年甲

寅卒年六十據錢牧翁壽龔三十初度詩考非與梅村同歲

魏叔子生於甲子明天啟四年卒於辛酉康熙二十年

陳迦陵生於乙丑天啟五年卒於壬戌康熙二十一年

萬季野生於戊寅崇禎十一年卒於戊寅康熙三十七年見

王崑繩集

萬充宗生於癸酉崇禎六年卒於癸亥康熙二十二年見黃
黎州誌

李安溪生於壬午崇禎十五年

何義門生於辛丑順治十八年

黃宗炎生於乙卯萬歷四十三年

施愚山有壽曹秋岳七十詩疑作於癸亥是秋岳生於明萬
歷甲寅

陳允衡卒於康熙辛亥壬子之間以愚山聞訃詩及愚山年
譜考之記詳